



东野圭吾

怪人们

怪しい人ひと

 上海文艺出版社

怪人们



东野圭吾 著

尹月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怪人们/(日)东野圭吾著;尹月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ISBN 978-7-5321-5787-7

I. ①怪… II. ①东… ②尹…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8324 号

《AYASHII HITOBITO》

© Keigo Higashino 1998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bunsha Co., Ltd.

Publishing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arranged with
Kobunsha Co., Ltd. through KODANSHA LTD., Tokyo and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5-450

责任编辑:余雪霁

特约策划:陶媛媛

封面设计:汪佳诗

怪人们

〔日〕东野圭吾 著

尹月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 字数 105,000

2015年9月第1版 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787-7/I·4615 定价:35.00元



目录

沉睡的女人 1

“让我再听一次你的判罚” 27

至死方休 51

蜜月之旅 75

灯塔之上 99

新婚照之谜 125

哥斯达黎加的冷雨 155

解说 181



沉睡的女人

1

说起来，我能挣到些外快，还多亏了片冈那家伙的好色之心呢。此事说来话长，且听我慢慢道来。

片冈与我同时被招进这家公司，但我们分属不同部门。我是资材部的，他则是经理部的。

我们公司生产家电产品，规模很小，几乎不为人知，只是某一家名牌企业的承包商而已。大概只有在秋叶原的廉价店铺里才能看到我们公司的名字。

我所在的资材部主要负责接受制造部和技术部的委托，为客户提供材料和设备的订购服务。因为常常和钱打交道，所以办公场所与经理部毗邻。也正是因为如此，才与片冈相识并结为好友。

三月十日那天，片冈突然凑到我的办公桌前，说：“我有件事想拜托你一下。”这家伙一摆出这副谦卑的模样，我就得小心

应付了。

我正忙着埋头填写机油的订购单，没空搭理他，只是微微抬头朝他瞟了一眼：

“要想借钱可别来打我的主意。我那辆车的贷款还没还完呢。”

片冈不知从哪里拖来一把椅子，一屁股坐在我的办公桌前。

“你就放心吧，我还没沦落到要问你借钱的穷酸地步呐。”说着，他鬼鬼祟祟地朝四周打量了一下，凑近我耳边说道：“我想问你借房子。”

“房子？谁的房子？”

“当然是你的。”片冈朝我胸前戳了一下。

“我的房子？干吗用？”

这家伙的目光又朝四下里乱飘了一阵，才道：“为了过白色情人节嘛。”

“白色情人节？”

“你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就是情人节的回礼日——”

“我当然知道。你那天有什么打算？”

“当然是有个约会啊。”

“嗯，那不是好得很嘛。”

我兴味索然。片冈自称花花公子，老是在我面前吹嘘他在学生时代如何成功地虏获了一百来号女孩子。

“喂，你不是想借我的房间和女孩子约会吧？”我停下手中的工作，瞪着片冈。

“就是这个意思。”他谄笑道。

“开什么玩笑？凭什么要我为了你的私生活让出自己的房子？”

去宾馆开房不就成了？在餐馆吃顿晚餐，送她点礼物，再找家高级宾馆过上一夜，白色情人节不就是这样过的？我倒是无福消受的。”

片冈环抱双臂，向我探过身子。

“你说的那些都是泡沫经济时代的老黄历了，现在的男人可没那份实力。加班费没了，年底分红也都改为实物支付了，你以为还能像从前那样奢侈？”

他清了清嗓子，接着说：

“总之现在是时过境迁了。而且，有些女孩子还偏偏就不喜欢去宾馆呢。”

“怎么说？”

“嗯，反正就是那些未经人事的女孩子啦。”

“啊，我想起来了，你现在的女友是我们部门的广江吧？”

听了我的问话，片冈扭曲着薄唇微微一笑。

“是啊。我只喜欢处女哦。”

“哎哟。”我终于忍不住呻吟了一声。

叶山广江与我同属一个部门，在年轻女职员当中算得上首屈一指的美女，我也有些心动。可是她大小姐派头十足，不易亲近，只好作罢。

“所以说嘛，”片冈把一只手搭到我的肩膀上，“白色情人节的约会，我得找个能让她放松的地方，不是吗？所以才来拜托你啊。”

“在你自己家里不就得了？”

“喂喂，你忘了我是和父母一起住的吗？怎么好把女孩往家里带？”

“这倒也是。”

“那就一言为定。当然啦，我是不会亏待你的。借住一晚上三千块，不，五千块，你看怎么样？”

五千元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再说朋友的请求也不好拒绝，我终于勉强答应下来。

“真拿你没办法。那好吧，我同意了。”

片冈顿时笑逐颜开，握住我的手。

“那可多承你的情啦，关键时候还是你能帮上忙！”

“少来这一套，”我说，“你小心点，别把床单给我弄脏了。”

“你就放心吧。”片冈说着，诡秘地笑了起来。

白色情人节那天，我在公司把公寓的备用钥匙交给了片冈。

“房间我已经打扫干净了。”

“多谢多谢。我就怕房里乱成一团呢。”接过钥匙，片冈从钱包里拿出五千元递给我，“房门上的名牌怎么办？”

“放心吧，我已经摘掉了。夜里应该不会有人送信上门，不过你还是小心点为好。还有，早上七点以前给我出去，我还要做上班的准备呢。”

“知道知道。嗯，还有……”片冈压低声音说道：“那个东西你放在哪儿啦？”

“那个东西？”

“就是那个，我不是让你替我准备好的嘛。”这家伙捏起食指和大拇指做成了圆圈。

“啊，是了，”我点点头，“在电视机旁边的柜子里。还没开封，所以你用了几个我可是清清楚楚的。五百块一个哦。”

“知道啦。”

片冈应了一句，摆出一副谈毕公事的样子，回自己办公桌上去了。

叶山广江和他擦身而过，来到我面前。

“川岛先生，制造部那边有信给您。”她说，把一封信放在我桌上。除了日常工作之外，她也常常帮我打理一些杂事，非常得力。其他部门的女职员总拿男女平等当挡箭牌，绝对不肯屈尊供我差遣。在这一点上，广江与她们形成了鲜明对照。

“多谢你啦。”

我道了谢，她微笑着说了一句“不客气”，露出两颗虎牙，显得非常温柔可亲。这么好的女孩子却成了片冈那家伙的俘虏，我在心里暗暗替她叫屈。

当晚，我驱车来到附近一家家庭餐馆的停车场，在车里窝了一夜。我开的是一辆小面包车，后座上常备毛毯，足以御寒。然而，购买这种车型本来是为了单枪匹马闯荡天下用的，如今却派上了这种用场，实在是难为情。

次日清晨七点，我回到家。屋内的空气热烘烘的，还有一点湿漉漉的感觉，与户外截然相反。安全套少了两个，一张千元纸币折得小小的塞在盒子里。垃圾箱里也塞满了揉成团的纸巾。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叶山广江的面庞，只觉得心里憋得慌。

2

打那以后，片冈又向我借了几次房子。

“你也别老问我借啊，偶尔去去宾馆不好吗？”

听我这么说，片冈夸张地皱起眉头。

“你怎么还是不明白呢。女人可是一种奢侈的生物，要是去惯了宾馆那还了得？再说，你的房子挺不错的，广江满意得很呢。”

“你和她说明这个房子是谁的啦？”

“我当然说是我的，还说这是我的小别墅，平时不常住，专供约会用的。有时候下班晚了，我就把钥匙给她，让她先在屋里等我。不过你也别操心，我跟她说好了，让她别随便乱碰屋里的东西。”

“那还差不多。”说着，我递过钥匙，又接过五千元纸币。

过了几天，采购部的本田和总务部的中山也来问我借房，都说是从片冈那儿听来的。

“能趁机赚点零花钱有什么不好？就像杰克·雷蒙那样，说不定还会好运临门呢。”

面对我的质问，片冈满不在乎地说。

“杰克·雷蒙是谁？”

“是《出借公寓钥匙》那部电影的男主角。他本来只是一个平庸的小角色，在公司里一点也不起眼。就是因为他常把自己的公寓借给上司作为和情人幽会的场所，居然渐渐成了个人物。”

“你们这帮家伙可都只是普通职员啊？”

“咱们现在虽然一文不名，今后说不定也会出人头地呢。”

“要真是那样就好啦。”我说。

转眼之间，这桩房屋租赁买卖已经持续了三个多月。这天，我照例在家庭餐馆的停车场里迎来了早晨。我已经连续三天没在

自己的床上睡觉了。昨夜是片冈，之前两夜则是本田和中山轮番使用，生意兴隆得很。

我揉着睡眼开车返回公寓，掏出钥匙开门进屋。室内热烘烘的，空调呼呼地送着暖气。

“片冈这小子，看来得问他收电费了。”

我嘀咕了一句，忽然发现床上有什么东西在动。我吓了一跳，仔细看去，更是大吃一惊，只见一个陌生的女人正躺在那里。

在那一刹那，我还以为自己误闯入别人家了呢，赶紧四下打量了一番。好几天没着家了，记忆竟然有些模糊不清起来。但这里自然是我家无疑，否则钥匙怎么能打开房门呢？

大概是片冈把这女人扔在这里，自己先行离开了吧。这家伙，除了叶山广江之外，居然还另有交往对象呢。

我走上前去，推推那女人的肩膀。

“喂，你起来，时间已经到啦。”

那女人没反应。不会是死了吧，我紧张起来，但随即便感觉到了她身上的体温。又推了几下，她终于微微睁开眼睛，猛地弹坐起来。

“你是谁？”

她把毛毯拉到胸前，用防范害虫似的眼神警惕地瞪着我。我也说不上是哪儿，总之她和年轻时的好莱坞女星梅格·瑞恩很是相似。

“我是这房子的主人。”我说。

“这个房子的？”她环顾室内。

“我可不是撒谎。证据嘛，就是这把钥匙。”我把钥匙在她面前哗啦哗啦地晃了几下，“我只是为了挣点外快才把房子借给朋

友的。我们说好只从晚上十点借到早晨六点的。现在嘛——”我抬起腕表看了看，顿时睁大了眼睛，“完了，再不抓紧就要迟到了。总而言之，预定的时间已经超过了，请你这就走吧。额外的费用我再去问片冈要就是了。”

“片冈？那是谁啊？”女人皱着眉头问道。

“片冈就是把你带到这里的男人啊，你昨晚不是和他一起过的吗？”

“我可不认识那个人啊。”

“不认识？这怎么可能。”

“就是不认识嘛。”女人撅起嘴。

“那你昨晚是和谁一起过的？是谁把你带到这儿来的？”

“谁……”她想了一会儿，茫然若失地看着我，“我也不知道啊。”

我头疼起来。

“你怎么连这个也搞不清楚？难道你是一个人来的？”

“这个，倒也不是……”她一手托着下巴，歪头沉思，“原来我是被什么人带到这儿来的？”

“是啊，所以我就问你是谁嘛。”

“这个嘛，我只记得在哪儿喝了酒，有人来跟我搭话，后面的事情就记不清了。”

女人把手指插进短发里，噌噌噌地挠了几下，突然像是想起什么似的盯着我：“我记得好像是你嘛。”

我险些绝倒。

“你别胡说八道，我昨晚可是在车里猫了一夜呢！”

“可这是你家没错吧？”

“这倒不假。”

“既然如此，难道不是你把我带到这里来的？”

“我不是说了嘛，我把房子借给了……”

要想解释清楚还真不容易，这回可轮到我挠头了，“算了，不管你的男友是谁，都和我没关系。现在请你赶紧离开我家吧。”

听了这话，女人叽里咕噜地转了转大眼睛，身子在毛毯里扭动了几下，突然“啊”了一声。

“怎么了？”我问道。

她缓缓地朝我看了一眼：“糟——了……”

“到底怎么了？”我凑近一步。

“你别过来！”女人尖锐地说。

“怎么了，我就是想问问你出什么事了？”

女人沉默了片刻，抬起头来小声说：“我可不能就这么走了。”

“你说什么？”

“昨夜好像没戴那个就做了。”

“什么？”

我话一出口就明白过来，打开柜子查看了一下安全套的数量，果然并未减少。

“这和你赖在我这儿不走有什么关系？”

“因为啊，”女人磨蹭了一会儿才说，“昨天可是不折不扣的危险日呢。”

“危险？啊……原来如此。”我用食指搔了搔脸颊，“那可真是不走运哪。不过嘛，这怎么说也和我没关系啊。”

“我要是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就这么走了，要是怀孕了怎

么办？”

“你问我，我去问谁？和某个男人共度良宵的可是你啊。”

“但肯定是你的朋友吧？”

“那倒是，我估计就是片冈那家伙干的。”

“那你就去查查看嘛。我要是不知道真相可是不会走的哦。”

女人坐在床上，裹紧了毛毯。

我连肚子都疼了起来。

“凭什么要我去查出你的约会对象？”

“因为我没有其他人可以拜托了嘛。你要是无论如何也不肯帮我，我可要大叫了，就说是你把我拐到这里来的。”

“开什么玩笑。你要是这么做，我可就要被房东撵走啦。”

“所以你就按我说的做嘛。”

我双手叉腰，低头看着她，叹了口气。

“说到底还是你自己不好，随随便便就跟素不相识的男人过夜。”

“我有什么办法嘛。每次一喝醉酒，脑子里就一片空白。”女人傻笑起来。

你清醒的时候不也是傻头傻脑的？我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真是拗不过你啊。好吧，我这就想法帮你找到昨晚那个男人。找到之后会马上联系你的，你回自己家里等吧。”

“你这话一听就是在敷衍我呢。这可不行，我不走。”女人又把头埋进了毛毯。

我呻吟了一声，虽然很想继续劝说，但再磨蹭下去，上班铁定是要迟到了。我只好气呼呼地收拾行头准备出门。衣服好几天

都没换了，袜子臭不可闻，我随手往垃圾箱里一扔，从衣柜里另外翻出一双新的换上。这时，女人又从毛毯中探出头来。

“你去上班？”

“是啊。”

“哪家公司？”

我告诉了她。

“没听说过嘛。”女人小声说。

“那可对不住。”

“这条领带一点也不适合你呢。”

“你少啰嗦！”我吼了一声，“你一定要赖在这里我也没办法，不过等找到那个男人以后一定要给我出去，还不能被邻居看到，听见没有？”

“我可以吃冰箱里的东西吗？”

“可以啊，请便。对了，你叫什么？”

“宫泽理惠子。”

“我怎么听着不像真名……你没骗我？”

“没有没有。”女人像被上了发条似的左右摇晃着脑袋。

“真是的，我怎么会遭这种罪呢？”我蹲在玄关穿鞋，嘴里发着牢骚。

“你走好——”女人从毛毯中伸出手来挥了挥。

我走出房间，粗暴地带上了门。

3

到了公司以后，我趁便把片冈叫到开水房。

“对了，这个还给你。”片冈从口袋里掏出我昨天借给他的钥匙。

我一把夺了过来，向他怒目而视。

“你带谁去我那里我管不着，但你不能给我添麻烦！我以后再也不把房子借给你了！”我强硬地说。

片冈眨巴眨巴眼睛。

“出什么事儿啦？你好端端的发什么脾气啊？”

“不就是你昨天带去我家的那个女人嘛，可让我头疼了。”

“女人？你肯定是搞错了。昨天广江不巧有点急事，没法赴约，我好不容易才借到的房子根本就没用上。”

“那昨晚是谁在我那儿过的夜？”

我紧紧盯住他的脸，想知道他有没有说实话。

“到底怎么了？”片冈担心地问。

我把那女人的情况简单解释了一下。片冈听得睁圆了双眼，随即连连摇头。

“那可不是我啊。昨夜的约会吹了以后，我直接就回家了，不信你问我家里人好了。”

“那拿着我家钥匙的总是你吧？还是你把钥匙借给别人了？”

“我谁也没借啊。”

“那就怪了，除了你之外，还有谁能进到屋里去？”

“真的不是我，不是我啊！我是无辜的。”片冈脸色都变了，拼命否认。忽然，他打了个响指，说：“我知道了！肯定是哪个家伙配了你家的备用钥匙，想趁你不在家的时候偷偷上门呢。这样一来，还能把那五千块钱给省了不是？”

我沉吟片刻，又说：“就算是这样吧，那家伙又是怎么知道